

御選明臣奏議

十七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二

郊禮議

嘉靖九年

夏言

臣于前月伏承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并朝日夕月之禮臣卽時欲述所聞以對乃以臣前上疏已略開陳奉有俞旨今方廣詢廷臣以求公是臣固可以無言日夕覬望公卿大夫必有稽古識治之學必能悉心殫慮敷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意旬月以來側聞議論紛糅人懷異見殊爲可訝及昨覩詹事霍韜之奏深非分祀之議臣攷先王之遺訓稽國朝之典章殊未見不

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茲不容于不言也請先以郊
祀之禮爲對而後辨韜之失言臣竊聞周禮一書言祭
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于天神人鬼地祇之
三禮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禋燎之禮以祀地祇則
有血祭埋沈醢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裸饋食祠禴
烝嘗之禮大司樂冬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
夏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丘禮
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爲郊祀
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豐年潛有

多魚二詩證之以爲郊祀天地皆歌此詩何嘗言其合
祭朱子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以
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朱子之言的然可據而
小序不足準也況周禮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
皇邸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
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祀玉有
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
同也祀天于冬至以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祭地于夏
至以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于震之

宮取其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鍾于未之地取其坤居于未之義是樂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且兆于四郊而不言與昊天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葉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之議者以社爲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爲百姓而立王社爲藉田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天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

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祀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從示從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旣以大社爲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爲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于經矣祭天而兆于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于北郊以就陰位曷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直曰祭地于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于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

必別祭則以天爲尊以地爲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抗天矣與天爲敵矣乃不以爲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祀在大底事其一一是天地不當合祭于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于圜丘而于山下祭地不于方丘而于澤中漢之制祀

天子甘泉祀地于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此則莽賊陰媚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于合者

從省約也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似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邱濬之言以類于上帝類字強訓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牢不爲瀆不可以莽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于義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往往以太祖之制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

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太祖之著典爲可遵也且皆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也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禮以大報天也欲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代之隆而一正千古之謬也將以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宋于下風也所謂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大于此者也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未聞周公變文武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聖祖之心豈無所望于後世之聖子神孫者乎此正今日之事也

韜之奏曰紊亂朝政曰變亂成法必有任其責旣而曰諫官劄議蓋指臣也韜之此言私心言之也夫律有姦黨之條內開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此指國家一應法度政令干係紀綱名分而姦臣交結朋黨紛更壞亂交通扶同爲姦作弊以欺君罔上虐民害政者言也今日所議者郊祀之禮耳乃古先哲王令典我太祖高皇帝之所已行載在典章律亦有毀大祀丘壇之文解律者曰丘壇祭天圜丘祭地方丘壇其所登祭之處此法家之所知也惜乎韜之未達乎此也至

于毀周禮一書尤爲妄議臣不敢一一指摘當于其大者辯之韜曰宋儒胡宏有言周禮非周公之書王莽劉歆爲之也韜名爲讀書知禮者且備位儒臣矣何其不攷之甚也胡宏之言非宏言也承舛踵訛之說也夫周禮之出自劉德始累周禮者亦自劉德始周禮之立自劉歆始誣周禮者亦自鄭康成始先儒嘗謂累周禮者其罪小誣周禮者其罪大誣周禮者其法在壞周禮者其法亡然禮經之學所賴相傳至今不墜者實諸儒講明之功

也今韜不以諸儒講明者之言爲陛下獻乃獨取胡宏
憑私臆決之一言以厚誣周禮不惟取辯一時以誤陛
下而又誤天下後世使信周禮爲王莽僞撰不得表章
而遵行之其關繫名教非細故矣臣竊爲韜懼也臣何
敢隱而不盡言與之辯乎主力詆天官冢宰篇爲莽誣
天下之術則又大可異矣夫天官冢宰一篇朱子以爲
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人主正
心誠意之學于此攷之可見其實又謂冢宰一官兼領
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

重于此後世雖不能行豈可盡廢聖人之良法美意而
誣以莽之僞爲耶且莽之前固嘗有周禮矣今則以爲
周制之士苴而莽集其大成韜又曰合祭以后配地自
莽始夫莽旣僞爲是書矣何不削去圜丘方丘之制天
神地祇之祭而自爲一說耶其說不得而通之也是故
疑周禮者漢武帝何休謝氏黃氏之徒也彼程子朱子
東萊橫渠則固無疑矣用周禮誤天下者王莽劉歆蘇
綽王安石也彼周公召公畢榮毛散諸公則未嘗誤也
韜謂皇上好古之篤如此志復三代如此千萬世一人

而已矣未見儒臣以三代純王之學上輔聖主此言誠是也然既以皇上好古志復三代則分祭天地固古禮也三代之典也何以言其非禮而必欲使襲王莽瀆亂之舊耶夫致主之學周公之道純矣今乃欲盡廢周禮使不得行于世則祖宗之設官分職大小政體其倣于周禮者多矣然則必一舉而變亂之耶抑不知此外又別有何道乃爲純王之學可以輔聖主耶是故韜之言臣不敢以爲是也獨怪夫韜之言出而和者遂紛紛也況近年禮部行移令立小學習讀周禮又令科場必以

周禮策士是皆奉陛下明旨施行者也乃不聞韜奏止之及韜修大明會典嘗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援引周禮天官冢宰之文是韜平日未嘗非周禮也何得因議郊祀而一旦遂欲盡棄其學耶殆不可曉也議禮之家名爲聚訟常情所向自古已然惟是天地大祭國家重務況于千八百年之下興起三代而上之盛典所當尤加慎重必使損益合宜足以垂範宇宙不致少有遺恨以貽後議則天下之大幸也伏望皇上恢宏天度開張宸聰矜愚盡下曲示優容小大臣

工必能克去己私仰體聖明深求古義以奉明詔所據
園丘方丘朝日夕月諸神壇壝規制自有我太祖刊定
之典備載存心錄一書不須創設無所變更一準乎舊
而已但大祀殿以之祀天則不應經義以之饗帝則昭
合周禮然祖宗並配父子同列稽之經旨未能無疑矣
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臣以爲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
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當之宗祀文王于
明堂以配上帝臣以爲太宗體天行道高明廣運聖武
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當之區區之愚有見于此

不敢不以爲獻乞再下臣章敕禮部一併會議所貴廷
臣協心同德深攷博求務合經訓破除臆說不狃于苟
且之情不遷于衆多之口忠誠精白以仰承皇上中興
大有爲之志以光復太祖之始制使天下後世知郊祀
天地獲全古禮一洗千古之陋自陛下始顧不休哉
疏入得旨這所奏皆發明古典朕已具悉禮部便上緊
將各官所奏並此本詳看開具務要據古斟酌會官議
擬明白奏請定奪勿得稽遲避忌

請弭災變以安黎庶奏

嘉靖九年

楊爵

臣于嘉靖八年十月內承制往湖廣公幹卽今事完回還臣知陛下哀憫斯民之心懸于閭閻之下凡四民利病民間休戚必欲聞之故今謹述所過地方災傷生民可痛之狀爲陛下言之南北直隸河南山西陝西等處地方當禾苗成熟之日蝗蝻盛生彌空蔽日積于地者至三四寸厚將禾根食之皆盡居民往往率婦子將蝗蝻所食禾苗痛哭收割以爲草芻之用其他蝗蝻稍少之地禾苗食有未盡者頗有秋成之望矣未及成熟嚴霜大降一時盡皆枯槁遭此災變民失依倚去年冬月

民所資以爲食者皆其先時所捕曬之蝗蝻與木葉木皮等物當此之時民之形色顛悴雖甚可哀而死于道路者尙未多見比及今春臣復經此地每見餓死尸骸積于道路者不可勝數又見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卽道傍烹食之又聞有父子相食者井陘縣一日而縣官獲殺人食者三人臣聞之拊膺大痛食不下咽自謂有司必能具奏聖明在上聞有是事必至流涕比臣到京聞廟堂之上救民之死非其所急而所議者郊社之禮耳微臣憂國愛君之心切于中而不能不有所言也昔

者漢文帝之時家給人足海內富庶賈誼上書猶曰可
爲痛哭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不可謂安況
于今日時勢當何如耶古賢王之治天下也生養遂而
後教化行教化行而後禮樂興方今災傷之地生民死
十有六七存者起而爲盜賊雖稍有積蓄之家亦難保
于自食其勢渙散不可收拾朝廷之上舍此不之憂而
議合祀分祀之禮是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
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夫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
心離散邦本不固土崩之勢可以立待縱使周公所制

禮文盡行于今日亦何補于天下之亂乎深念及此可
爲寒心不知陛下宵旰之際亦嘗慮及于此乎左右謀
國之臣亦嘗言及于此乎且南北分祀以復先王之禮
非不可也但今日救民死亡之日而非興禮樂之時也
自古國家衰亂未有不由民窮盜起而爲上者不知憂
恤遂至人心離叛而天命亦去宗社不可復保矣故臣
之所憂者不在府庫之財不能徧濟天下而但恐陛下
無憂勤斯民之心也夫憂民卽所以憂國治民卽所以
治國也陛下日事經筵隆寒甚暑未嘗少怠臣知陛下

銳志太平而欲爲堯舜之君矣蓋堯舜之心急于救民
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假使當時飢
死之民滿于溝壑有如今日堯舜之心當何如哉臣願
陛下上畏天心之儆戒下憫斯民之死亡不遑他務專
廣仁恩移此議禮之心區畫賑濟之策以長沃民生則
皇恩浩蕩孰不頌明明天子深仁廣被在在戴生我父
母向之枵腹待哺者今有飽食之慶矣向之妻子離散
者今有室家之樂矣民心已渙而復收邦本雖搖而轉
固縱值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海宇蒼生享太

平之福聖子神孫纘萬年之緒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
慄儆惕恐懼之至 奏入帝從之

修舉武備疏

嘉靖十一年

徐問

臣生長南服發跡儒生蒙皇上擢臣兵曹之佐雖才不
足以充任而志不敢以曠官謹條八事上塵聖覽一練
畿兵以重聲勢順天府霸州文安縣等處古爲幽冀人
習悍強且密居畿內實爲周官六鄉六遂漢六郡良家
之地也曩聞有招軍之令急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召民
爲軍已失國家定籍倉猝應募類非土著居人旣無父

兄產業以藉稽查未免徒耗衣裝冒叨糧賞遇利則先趨見害則退避緩急將何所恃乎臣愚以爲平居無事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心查訪舊團有年壯膂力過人并家有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每選五十名推身家衆服者一人爲鄉長俾其各相聯屬自爲教練如上司初至之日召令面試藝勇量給犒勞卽放歸農生業若有緩急必待兵部題本方纔起調胄鎧器械該部各豫儲給庶使各邊之人知內外皆兵潛消窺伺矣一練外兵以爲羽翼山東德州武定山西

陝西潼關等衛設爲直隸蓋欲犬牙相制以禦外侮拱衛京師而京師擁列諸衛居重以馭輕強幹以弱末立法之初未嘗不善但承平日久人心玩狎京軍以多役少練而坐致罷弱直隸以形分勢遠而久不簡稽重以世冒誅求尺籍雖存而逃流過半矣正德初年邊事告急議以參政韓福爲大理少卿操練畿輔民兵又分行巡按官閱實直隸衛所武備蓋亦不忘內豫潛消外憂但當時補偏救急未有著實振舉而施行之者况燕趙涿易古稱悍強若欲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當如往年故

事推舉內外文職官內有文武長才諳曉韜畧實心廉慎者加以僉都少卿之任以提督直隸民兵著實清查挑選遇有緩急行移提督衙門調用可一呼而集兵威振揚在在有備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一防制邊人以需調用直隸保定等衛有來自邊外之人其驍勇悍強狀貌氣習與漢人不同未敢保其不異但以安插既久勢難變更惟在所司設立紀綱嚴飭武備以攝其攜貳反側之心合行巡撫督令兵備一體鈐束每霜降開操之日間或一試以觀武藝而犒勞之又須加意推

誠諭信恤其所私使知有中國生涯之樂妻子室廬之繫必得其心而盡其力庶可無他釁也一區處屯丁以防敵患邇者城堡不完人無固志有舍業者多就鎮城以居所遺在堡類皆游徒單弱無所賴藉城堡既破必將深入逼近邊城而士女震矣爲今之計再行查勘種地居人若干籍其姓名嚴禁該管官不得別項科差索取仍于堡內官爲起蓋房屋安插居住不許任意星散令其無事則聚衆耕牧敵至則登陴拒戰入則俱入守則俱守不許參差延緩致生他虞官軍既有此輩以爲

應援則氣勢自增防守自固敵不得乘虛而突入矣一
經略邊關以防黠敵看得居庸紫荆等處皆鄰邊阨塞
之地地方廣闊或限于巡閱之未周文移雖頻或苦于
奉行之弗恪又各衛守邊官軍闇于利害徑自潛回將
來尤可深憂若使各邊撫按督令兵備等官嚴加閱視
邊關城牆如有頽塌卽加增繕修補務須堅實使邊軍
可恃爲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官躬親查
閱若有逃回等項參究治罪而守衛必嚴矣一鞭策武
臣以冀自効查得現行條例軍職有犯罪者俱發邊方

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夫操持宜責備乎文臣而磨勵宜
激昂乎武職使其闕茸庸才棄之可也或平時武勇偶
阻于時勢之未乘稟氣粗豪或至于踞弛而不檢一發
地方置于無用其于邊境亦何利焉臣以爲隨宜調遣
令其懲創奮發立功如果有功卽與議奏遞爲未減以
贖前愆或有非常勲績一體拔用所謂不以一眚掩德
當有如古名將出于罪戾者矣一專委任以杜聚寇朝
廷隨時設官務爲除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
兵政不修殃民召寇者固不足道亦有固避嫌疑營幹

他務者有厭棄荒野延住省城以密近撫按者有徒藉刑威陵轍官屬而于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者以致民患莫除盜賊滋蔓況今湖廣辰常等處時有旱災民多飢殍里甲散之四方未必不轉而爲盜而洞庭湖又聞常有盜警失今不治將來隱禍深爲可憂應申飭各處撫按督令兵備江防海道官于原設緊要地方住劄廉正以率屬咨訪以盡情簡閱以實兵操練以振武聯屬里保使之相稽遞設鑼鼓使之相聞互爲犄角使之相救堅其險阨使之相守其平時振舉武備者務須益勤乃

職以固藩維焉一專內治以杜釁端兩廣雲貴在禹貢荒服之外山箐險阻獠獍羅棘諸蠻所居漢武拓地或稍通中國或自相盤據雖設土官統轄亦僅羈縻而犬羊狼虎吞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奈何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示信以嚴其防惟利大征翦除以盡其類不知此類蕃如草木巢穴充盈非誅殺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惡黨相率走藏所殺類多愚蠢苗人是生民膏血斂爲軍儲祇足以飽用事邊臣谿壑之欲以易千百無辜之命而已昔宋儒楊時以爲邊事之興多出

于貪功幸利之人不務撫馴幸其時草薶而禽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患也今日遐方弊正坐此宜申救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兵參等官務要仰體皇上好生之心布其威信嚴其扼塞謹其哨保則久安長治之道得矣 疏入 帝從之

遵憲綱攷察御史疏

嘉靖十二年

王廷相

臣謹奏爲遵聖諭定條約嚴攷察以新風紀事臣等伏覩嘉靖六年八月內皇上敕諭都察院有云正統六年

英宗皇帝詔中外風憲係綱領之司須慎選識量端宏才行老成任之其有不諳大體用心酷刻者並從都察院堂上官攷察降黜成化七年憲宗皇帝欽准事例巡按公差御史回京之日本院堂上官仍依舊例查勘攷察保結稱職者具奏照舊管事若有不稱奏請罷黜近年此例雖存不聞劾罷一人蓋因堂上官不能振揚風紀反爲屬官所制避讒遠怨以致人心怠弛今後巡按滿日務要嚴加訪察果無贓私過犯推諉避事等項實蹟取具該道結勘明白方許回道管事若有不職事蹟

不許朦朧具奏照例奏請罷黜欽此欽遵臣等伏讀之餘仰見皇上慎重風紀之司必欲御史得人使德化宣流生民得所而後已真帝王之盛典萬世之所當守也臣查得御史出巡舊規除盤糧等差與給事中同行互相關防免其攷察外其餘巡按巡鹽巡關巡茶清軍刷卷印馬等差一年滿日及事完回京各具行過事蹟御前復命仍備呈都察院攷覈出巡有無賊犯及乖違等項違礙劄仰該道從公保勘委無違礙方許奏准照舊管事但御史出巡責任甚多今攷察之例止言賊犯乖

違未曾明具條件使御史無所據守以之盡職本院無所憑藉以之覈實漫言指摘似爲未便臣等議得今後御史出巡回京攷察除犯該賊犯據有實蹟照例奏請提問及過違限期照依舊定水程查算外今將關繫職守之大者六事定爲出巡規格凡御史有差備開載于劄付之內行令一一遵照條款攷其修否以別勤惰臣等另有訪察不在此限如此則御史目覩耳聞之餘必能警省惕厲無怠職廢事之愆而朝廷之風紀亦于是乎振揚矣臣等欲候命下咨行各巡撫都御史劄行十

三道并各巡按等項御史各一體欽遵施行緣係遵聖
諭定條約嚴攷察以新風紀事理未敢擅便其本開坐
謹題請旨一除革奸弊御史之職方今天下官邪民玩
甚矣錢糧出納之侵欺驛傳往來之汎濫里甲困于無
藝之供糧長苦于應官之饋巡鹽卽販私鹽捕盜與盜
通氣入官有見面之錢管事有常例之賄假以公用而
科斂任情指稱修理而罰金無度吏典無賄而文書不
行豪富通財而差役得免隱奸蓄慝不可枚舉近年以
來御史出巡惟務作威作福以聳人之耳目不事廣諏

博采以察下之隱微况巡歷所在止二三日飄風驟雨
一過不返若不用心體察民間奸弊深隱何由以知合
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悉心廉訪但有奸弊發露卽當
置之法理使按屬之地風清弊絕以副皇上救弊卹民
之心回京之日仍將革除過各項奸弊事由開造文冊
呈院以憑攷察職業修否一伸冤理枉御史之職竊惟
推情訊獄非上智之才公平之心鮮有得其真者况權
勢之家問官懾于利害富豪之室賄賂靈于神明朴實
之民鈍口奪于狡佞酷暴之官殺人輕于草菅粗疎之

吏才情拙于淑問由是情僞莫分冤枉無愬小民有不得其生者矣既不能體皇上好生之心且有以干上天至和之氣致災召眚莫不由此合無今後御史出巡務要慎刑明獄及一應詞訟勘問之事虛心推理緣情求實但有枉抑勿拘成案卽與伸理使按屬之地刑罰得理瞭無冤民回京之日仍將伸理過各項冤枉事由開造文冊呈院以憑攷察職業修否一揚清激濁御史之職竊惟御史爲朝廷耳目出巡于外人才臧否賴之采訪部院攷察憑之黜陟其關繫至重也近年以來御史

旌舉司府州縣等官不問其人品高下立心行事曾有卓異政績與否但見其奉承齊備禮貌足恭便以爲好卽一概濫舉多至數十餘人致使賢否同途薰蕕並器而不辨其所糾者類取一二塞責甚至糾及縣丞典史等官其大貪大姦蠹政而害民者則以鄉里同年親故之情掩蔽而不發惟念私情全不爲國大壞風紀于斯爲甚合無今後御史出巡于司府州縣官員務要卽事察政卽政察心果見其人品高明心術正大政事卓異在司府官斷可爲科道郎署之臣者方許薦舉其中人

以下平常之才止可注在攷語不得混同高流以辱薦章其所糾劾首先貪酷殃民不法之人次及罷軟無爲老疾之輩務要據其實跡奏行罷黜不許挾私報怨以害賢善回京之日備將舉劾過各官賢否實跡造冊呈院以憑攷察若才賢者以不能奉承舍之而不舉中才平常之人反夾雜一二以盡私情及大貪極酷隱蔽而不劾者臣等體訪得出攷以不職一本院劄去巡按御史勘合公文皆關繫地方重大事情及官民冤苦奏詞有等公勤盡職御史督行二司及守巡官員一一依期

完報其有等漫無才志者則悠悠度日傳食郡縣多致緊急事情廢閣不省又有等乖猾利巧及阿私偏黨者每遇關繫利害之事則推託閃避遲留而不爲干礙御史糾劾不實者雖容易勘明而不報以致終年累歲事無歸結此等御史尤爲不職今後差去御史接管承行凡先次御史勘合務要作急勘報其自己任內劄付者除滿前兩箇月待續差御史勘完其餘十箇月內務要一一勘明銷繳回道之日備將先差御史及自己任內勘合開具已未完數目造冊呈院以憑攷察其有邊疆

等項事情難于提人行勘者亦要明白開造一監察御史出巡所以上宣德意下達民隱風四方貞百度此其大節也爲御史者必須清修簡約鎮靜不擾庶足以安民格物以振風紀近年以來御史出巡在外動輒人馬千百擺列兵衛吹打響器以張大聲勢擅作威福又隨帶府縣能幹官員及狡猾驛丞十數不等以備任使導從如雲飲食若流全無清約之節反生騷擾之害所至州縣計其一日之費每至百數十兩本以安民而反以勞民欲振風紀而反壞風紀此等御史乃淺陋無識徒

假聲勢于外以自大求其中未必有者也合無今後御史巡歷郡邑務要安靜不擾本等導從皂隸之外並不許多用一人其府州縣驛丞等官亦不許隔境隨從迎候以爲有司之害違者許巡撫巡按互相糾劾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攷以不職一巡撫巡按兩相和協則能開誠布公以成王事近年以來輒因小忿遂成嫌隙至相訐奏安望其同心戮力有益地方乎臣等嘗求其故皆巡按御史無禮不遜致之都御史正坐御史旁坐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上下賓主坐矣都御

史前班御史後班禮也近年以來御史每與都御史同班並列矣豈非執法者不法貞度者無度乎巡撫柔和忍事者則隱忍而不與之較若遇剛毅正直者則必與之相講論不從則嫌隙成矣由是巡撫所行者巡按則不行巡按所允者巡撫則不允官吏人等答應巡撫者巡按則惡之答應巡按者巡撫則惡之至有無罪拏問因而革去職役者撫按自相構隙而禍及平人豈不冤哉以斯人所行乘勢驕傲爲患如此欲望一方政令之平民庶之安胡可得哉臣等以爲春秋之義王人加于

諸侯之上禮也巡按御史在三司則可在巡撫都御史則不可何也都御史列銜內臺奉敕巡撫一方非在外守土之臣可比也地方事情可以共議而名分體統則不可越近日本院題准都御史正坐御史隅坐臣等以爲此只以私情非禮議處非所以論于朝廷之上也若據禮制名分御史仍當旁坐仍居後班爲宜合無今後巡按御史不論副都僉都其坐旁坐其班後列以正體統若有仍前不遜者臣等察訪得實回道之日攷以不諳憲體奏請降調 疏入得旨覽奏足見振揚風紀深

切時弊都依議務要著實舉行內除奸弊一事還查照前旨不許假以訪察爲由誣害平民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二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三

議處沱爛倉糧疏

嘉靖十四年

韓邦奇

臣謹題爲議處年久沱爛倉糧以濟時艱事據宣府前衛申據本衛豫備倉委官現監鎮撫劉鎮等各呈告自嘉靖二年起至嘉靖十三年四月終止除放支外現在倉麤細糧五萬五千三百八十三石有零在厰盛放年久節次查盤踏躑虧折坐問侵盜經收人員晝夜憂慮性命猶輕錢糧爲重地氣濕沱米粒日漸蝨食經年看守有損無增愈加致累不得聊生等情具申定奪等因

到臣行間續據宣府左衛申開豫備倉委官現監千戶楊欽現任千戶竺雄等名下現在麤細糧一萬八千五百二十九石有零宣府右衛甲開豫備倉委官現監千戶尹鸞現任千戶李政等名下現在麤細糧八千四百八十二石有零興和守禦千戶所申開豫備倉委官百戶李雄等名下現在麤細糧三千五十石七斗有零亦各稱年久日有壞爛無支放之期又據千戶王鎮開稱在城時估每絲銀一兩糴粟米八斗又據軍人郭驢兒等亦稟稱米價甚貴正當青黃不接之期折色糴米養

贍不足乞要放支本色等情通據得此臣會同總理糧儲戶部郎中議照前項倉糧委因年久沓爛經收人員問罪追賠往往至于家破身亡其現在倉糧臣等取而視之委將沓爛目下青黃不接時值委爲太高軍士糧價月止六錢五分糴糧不過五斗委于養贍有所不足又召商糴買銀一兩三四錢方可得糧一石而米價愈至于騰踴若不因時議處何以克濟時艱合無將前項倉糧借支給于本城軍士作爲月糧候秋成之時將萬億庫所貯軍儲銀兩糴買抵斗還倉如此則一轉移之

間有五便焉以陳朽而得新好國儲不至于有虧一便也軍士得受其實惠而不至于怨咨一便也富商不得專大利而時估可平三便也所費錢少而得米多四便也經收人員不至銜冤負枉破家而亡身五便也再照倉糧之混爛米價之高貴軍士之缺食不特鎮城一處爲然在各邊亦多如此而米價之貴又有甚于鎮城者亦合通行從宜酌處倘如蒙敕下該部再加議處如果臣等所言可采乞俯賜施行則臣等幸甚地方幸甚疏入帝從之

諫討安南疏

嘉靖十五年

唐 胄

臣竊惟今日若欲安南修貢而已兵不必用官亦無容遣若欲討之則有不可者七請一一陳之古帝王不以中國之治治蠻夷故安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也太宗滅黎季犛求陳氏後不得始郡縣之後兵連不解仁廟每以爲恨章皇帝成先志棄而不守今當率循二也外夷分爭中國之福安南自五代至元更曲劉紹吳丁黎李陳八姓迭興迭廢嶺南外警遂稀今紛爭正不當問奈何殃赤子以威小醜無益有害三也若謂中國近境宜

乘亂取之臣攷馬援南征深歷浪泊士死幾半所立銅柱爲漢極界乃近在今思明府耳先朝雖嘗平之然屢服屢叛中國士馬物故數十萬計竭二十餘年財力僅得數十郡縣之虛名況又有征之不克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故事乎此可爲殷鑒四也外邦入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以威其鄰一則通貿易以足其國故今雖兵亂尚累累奉表牋具方物款關求入守臣以姓名不符卻之是彼欲貢不得非抗不貢也以此責之詞不順五也興師則需餉今四川有採木之役貴州有凱

口之師而兩廣積貯數十萬率耗于田州岑猛之役又大工頻興所在軍儲悉輸將作興師數十萬何以給之六也然臣所憂又不止此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始今北寇日強據我河套邊卒屢叛毀我藩籬北顧方殷更啓南征之役脫有不測誰任其咎七也錦衣武人闇于大體倘稍枉是非之實致彼不服反足損威卽令按問得情伐之不可不伐不可進退無據何以爲謀且今嚴兵待發之詔初卜而征求騷擾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

不遵明旨奏請
卷三
四一吳鼎雯校
請停遣勘官罷一切征調天下幸甚 疏下兵部請從其議帝不納

益兵據險以防敵患疏

嘉靖十六年

韓邦奇

謹奏照得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寧武以東隘口及山岡平漫之處雖敵騎可通然有隘可據得人以守敵終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敵切近爲隣則漫然平曠敵騎可以長驅無阻而原設兵將比之他邊甚少城堡亦甚稀疎然前此敵人顧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兵爲之屏蔽也且由老營堡至八角所等處土曠人稀

無所擄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人畜堡寨始繁縱有
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平朔等處之兵截于前老營
偏頭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返必須數日則大同鎮城重
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往失利而去彼雖驍勇深入
然亦有所畏憚不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寡弱老營
堡等處雖極臨邊境地方平曠而敵之侵犯比之他邊
爲少也臣等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陽等衛所官軍
撥去大同防禦者七千餘名官軍月糧仍在山西支給
夫以山西官軍戍守大同山西糧儲供給大同者正以

其屏蔽山西也且敵之侵犯三關必由大同邊境而入今者大同之境時被侵犯切于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時久事失其初大同三關又各自分彼此如此則三關之地已爲大邊極塞而老營堡一路平曠若此兵馬之寡弱若此將官城堡之稀少若此敵騎擁衆南下其何能支哉兵法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待之者無其具也惟恃其不來耳此在我者如此也臣等載觀近日敵之入寇奸謀詭計與昔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明盛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于下馬不攻挖城堡

今則整備鍤鑿攻挖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夷險雖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按轡而歸矣向也羣聚而入羣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于一處分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烏合而來星散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爲之謀畫有中國之人爲之嚮導有中國之人爲之紆細有中國之人遺與之以鐵器況事變之時投入敵中者又皆慣戰有勇之人也此在敵者如此也度我度彼勝負從可知

矣臣等聞之萌芽不剪滋蔓必長履霜不戒堅冰斯至
今大同之兵旣不能爲三關屏蔽而三關之兵馬不增
將官不選城堡不加規畫臣等惟恐今年深入明年深
入今年得利而回明年得利而回漸不可長大起于細
邊人塗炭不足言也數年之後敵且生心矣臣等竊見
各處大邊如宣府延綏等處敵皆不得肆然而入何也
一則兵力強盛一則關山險隘一則百戰之餘豪傑彙
生皆未有如老營堡之空虛爲可乘者也敵若狃于常
勝妄興異謀圖入中國惟此途爲甚便臣等嘗察中外

之界自大河以西由石隰岢嵐靜樂寧武至雁門歷紫
荆居庸直抵山海關一帶界山崇岡峻坂固天所以限
中外而保障生民者也中古以來類皆守于險外以爲
重險之固紫荆居庸之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旣設重
兵復設五路參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操守把總等官
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雁門之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旣
有重兵復設三路參將九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
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其城之堅必不可攻也其池之
深必不可越也馭戎設險之道誠莫有加焉寧武以西

其險則在興嵐石隰等處古人皆以此地建節國家亦守于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然止設一副總兵一遊擊并近日巡撫奏設止有四守備騎兵惟九千餘名而興嵐等處則又棄而不守其城數日之間可攻而破也其池頃刻之際可負土而平也且宣大既有巨鎮重兵而內猶守居庸紫荆雁門之險今偏頭等處既已兵孤將寡而興嵐等處乃又棄而不守敵騎長驅而下更何所恃以爲藩屏哉我國家設險禦戎自遼東以至甘肅經理周密獨偏頭等處乃一大空缺故臣等以爲敵若

妄生他志圖入國中必由此地而入也夫善動者因其時先機者通其變當今之時變而宜通之時也以臣計之岢嵐州實中外之界有險可據宜設一參將益兵三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設一守備益兵五百八角之東寧武之西八角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各爲一堡各設一守備或于五寨前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所益之兵聽臣等召募或于民壯中戶大者僉取副總兵宜陞爲總兵推選謀勇都督領之駐劄寧武其偏關仍一守備益兵八百可也提督都御

史不必兼理巡撫山西一省止巡撫沿邊一帶地方忻代保嵐石五州所屬及雁門石隰二兵備并都司布政司管糧官按察司管屯官并守巡冀寧道及參遊守備俱聽節制其餘山西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賢否軍民詞訟歲辦差役俱不必管理庶得專意經畧邊事老營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軍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不過給馬七千匹發銀十萬兩工程可計日而待也其山西汾州等衛所防禦大同官軍仍擊回山西三關防守遇有警急與大同互相應援如此則

不惟三關之兵威可振而大同之勢亦遙爲之壯矣如蒙敕下該部再加議處仍行總督宜大偏關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博訪羣議覆題如果臣之所言少切時務伏惟聖明俯賜采擇焉臣等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疏入帝從之

昭典禮疏

嘉靖十六年

唐 胄

臣惟自古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爲之輔故君當大統旣成之後必隆褻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方也太祖高皇帝南

京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一大典禮今百六十九年矣天下至今無敢改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各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與元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英獨以後死不預此可欺以方之言惑之也臣惟皇祖當開基洪武之二年命立功臣廟于雞鳴山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塑死者之像虛生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得勝耿再成丁德興俞迪海張德勝茅成皆已死先棲神于卞壺蔣子文等廟後復祀

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等俱現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死生者之功而定之矣勛何據而爲此言哉及細讀勛奏稱英于洪武十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永樂改元始卒非功有優劣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年雲南旣平次年論功以大將潁川侯傅友德進封潁國公而于副將已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裨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翼等兵興以來屢經勤苦今勳績尤

著桓封晉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矣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雲南之功而勛誤以爲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尹直楊廉所著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于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預蓋各以人言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預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勛皆泛引以

爲證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有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于洪武二年正月丁未太廟之享已躋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諡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侑皆皇祖親定卽古廟爾祖從享祭于大烝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于廟且不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哉前代帝王之舉此者當龍虎風雲之會篤山河帶礪之盟如西漢元功十八之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

凌烟二十四之圖畫至今昭垂青史然皆託褒揚于位
貌而我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寓褒揚其酬報尤重故
品別尤精位次參差之間尙不可輕以移易況無有之
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勛而知此縱英侯功先于開國亦
當俯首斂避況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皇上于
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則勛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
可洗雪以終全臣節而我國朝之一大典禮足爲史籍
之光矣 疏入帝不納

諫征安南疏

嘉靖十六年

張岳

臣伏觀皇子誕生渙頒詔命華夷內外莫不覃敷惟安
南以久不入貢詔使臨遣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
罪當討毋赦陛下不欲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
究問緣由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國王黎暲爲逆
臣陳暲所弑國人立暲弟黎暲主國事以兵逐陳暲父
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暲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
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暲弟黎憲相之旣又弑憲
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于戈其久爽貢期大抵由此非
敢阻兵據險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

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倣中國今用兵之聲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謀動兵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然爲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斷輿

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敝猺獠狎獠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耳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弓刀手連年疲于征調內懷讎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返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鬪志南方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猺獠狎獠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見其不可四也近日爲大工役府州縣但係于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

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搢紳之喜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爾蓋深于兵者必不談兵其掇拾古人糟粕以談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于天下大勢其財用

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于當用兵之中求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伏惟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暨殊俗舞干羽以格苗修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宜響應去年十月六日皇子生之日近畿地震數次聖德純熙天眷方隆安得有此異天之垂戒其殆爲開邊乎天下大器也安之甚難無故而動搖之臣中夜以思不寒自慄伏望陛下承上天仁愛之心遠思皇祖不

祥之訓待行勘使者復命乞下廷臣將安南事勢反覆
詳議如黎氏尙存力能入貢則許之入貢如果內難未
定則且申敷邊臣謹固疆場禁戢奸宄毋得妄生事端
待安南亂定奏請定奪此于國家事體初未有損而生
靈得免于兵革之禍所全活者多矣臣邊吏也義當擐
甲執戈率先所部以死効命顧不度分量輕肆瞽言干
撓廷議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
冒昧爲陛下陳之伏冀陛下哀矜曲垂裁察天下幸甚
疏入帝從之

請順人心以隆治道奏

嘉靖二十一年

楊爵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
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
之去留者卽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
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
懼幾無隱而不飭爲大于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
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于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
衰疾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卽欲拯之無
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

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于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爲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況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陛下汲汲于此時留心焉以爲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蚤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

臣于國恩有未報至于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略舉目前所見其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聖心之憂者爲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陛下之洪恩下負生平之所學也伏願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爲安以災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大可樂法家拂土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有齟齬于其間積弊而至于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旣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卽止民失所望汨洶無

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
祈惠寧之時也而在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
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于
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
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引君當道
志于仁而先天下以爲憂者也無忠君體國之心而居
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
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
大惡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于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卽罪深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
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微遏之于漸則朝廷
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勳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
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羣狡趨赴善類退
處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
其爲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
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
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
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

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于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特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于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腴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窮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蹶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爲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願陛下以爲法則宇內生靈之慶也況今外難未靖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其見于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功

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懇惻之心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之矣近年以來因聖體違和朝儀闕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聖容敷奏陳請未得一聆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大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陛下一身天地百神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

日有萬幾之繁近聞聖躬調順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況此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雝雝肅肅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顏以慰快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得瞻于咫尺天顏之下以伸有孚頤若之敬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庭苑金紫赤紱賞及于方外之士臣不意陛

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于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而異諸迂怪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濫至此極矣且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爲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災而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爲聖躬之福耶甚非聖天子所以崇

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于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其于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干天聽言過激切而獲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宥犯顏直諫而爲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強以聽不若悅而從之悅而從之不若道之使

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于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卽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爲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爲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

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邱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計矣孰敢發口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盡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卽遠于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于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

報國家眷顧禮遇之恩于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術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佑則莊敬日強而彌壽永于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爲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慄懇切之至 奏人帝震怒下詔獄榜掠幾斃

劾嚴嵩疏

嘉靖二十一年

張永明

臣竊惟人臣事君之道猶事天也矢心對越精壹無貳

內無私慮外無私交日惟恪恭以勤乃職猶恐智能淺劣無所裨補以仰答恩造若復懷姦肆欺互相朋比以崇長其陰私豈惟臣道之缺實上乖天常下亂人紀罪莫大焉者也茲者郭勛滔天之惡逾于四凶仰賴聖明昭鑒窮治其罪歡呼之聲遐邇傾動莫不舉手加額慶明威之震曜加雷霆也天下幸甚然武人獷悍兇悖由來久矣若夫搢紳之臣習服聖賢之訓而猶不聞君臣之義顧有陽效恭順陰肆矯誣爲私黨之附此尤非臣所敢知也竊照禮部尚書嚴嵩受皇上殊眷崇階峻秩

恩寵逾涯苟圖報稱雖捐軀恐不逮也迺與郭勛陰相
交納大肆姦欺密請造以爲歡締聲勢以爲固至如互
分邊帥之金而相悅以利偏剋軍士之資而相蒙以私
大蠹兵政以生戎心無日不造勛第情好尤密縱妻赴
飲其家路人所知嵩之附勛誠表表彰灼者也臣聞之
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也無禮如勛者不能
逐之已爲罪矣況親暱之乎又聞人臣之義無私交苟
非公義泛有所交且不可況悖逆之臣而可與之交納
乎在小臣且不敢況受恩深重如嵩者而可二三其心

乎再照嚴嵩近又具疏自劾是不惟假此以掩罪而又
援此以賣直肺肝如見其將誰欺夫嚴嵩與勛其居甚
密其跡甚親縱不軌之謀隱秘難知若其咆哮恣橫驚
逆貪饗其誰不切齒且亦嘗經論列矣然嵩不言于虐
焰方熾之時而顧言之于蹤跡旣敗之後附其勢以爲
利又尾其敗而因以爲功此尤見其險詐陰賊反覆無
恒之甚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自有載籍以來
未聞小人而能成功者也宋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
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然從古小人易售其欺而君

子弗究于用何哉蓋儉險之夫習爲欺罔多便利快順之可喜而端方重厚之臣上下陰有賴焉者多以其悃悃無華而忽之耳才德之辨君子小人之進退惟皇上深留睿察天下幸甚臣再惟嵩與勛比附之故有二焉一則其嗜利蔑義之臭味相同一則其竊位固寵之聲勢相倚夫嗜利之心重則効忠之念輕徇私之黨衆則奉公之臣孤二者之勢若持衡然亟反之以歸于正其機甚微而世道登降之由于此焉決今聖君當極正臣子殫心翼戴之昌遇嵩乃敢怙終罔悛陰相朋比以自

厚其私圖是豈所以報主恩明臣節哉大臣如此小臣何式文臣如此武臣何忌風之漸靡臣不知將何底止也乞將嚴嵩速賜罷黜爲人臣忘公徇私者之戒庶有以破私邪之黨明臣子之義國法大彰士風聿變而太平之治可拭目覩矣臣待罪南科已歷數月每憤諸臣深負上恩無以贊成睿志今元兇幸已伏辜而邪黨猶得隱匿其奸以溷聖明若畏避權貴不敢指斥爲循默保身之計則不忠不直臣罪不容于死矣又何諸臣之憤爲哉仰恃聖明敷瀝冒陳臣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疏入帝不納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十三

